

雙
井
錄

九十

15
1907
6

15
1907
6

輟耕錄卷第九

文章宗旨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數作者倣而効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

<2005-3223>

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爲大家
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天
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
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
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夫孰不
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
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爲苦澁非古
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
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木廈
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今珍謂

乏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
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爲高無排句無陳言
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
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
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
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
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叙尚書叙毛詩
序古今作序太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
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
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

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碑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墳記最宜謹嚴銘字從全一字不泥用善爲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畧爲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很跋其胡之義犯前則躐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瞻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

山六記而記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麻荅把曆

耶律文正王於星曆筮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荅把曆蓋回鶻曆名也

續演雅發揮

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小隙沉太舟關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群燕緣撲之即墜物受於所制者無小大也右草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簣子者漠北

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即蘇華佗
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也右誰令珠玉唾出彼藜藿
腸仁人不為寶良賈宜深藏者和林有尾能吐珠玉
雜寶也右嬰啼聞木枝狝乳見茅茹何如百年身反
爾無根據者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
美嬰啼木枝見山海經所載右西狩獲白麟至死意
不吐代北有角端能通諸國語者角端北地異獸也
能人言其高如浮圖右纔脫海鶴啄已登方物輿仰
面勿啾啾我長非僑如者小人長僅七寸夫婦二枚
形體畢具也右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

滅彼以不右掉死者西漢有羯尾大於身之半非車載
尾不可行也右八珍右穀龍鳳此出龍鳳外荔枝配汗
蚘徒誇有風味者謂迤北八珍也所謂八珍則醍醐
麝沆野駝蹄鹿唇駝乳糜夫鵝炙紫玉漿玄玉漿也
玄玉漿即馬妳子右灤人薪巨松章山八百里世無
奚超勇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灤陽即今上都去
牛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
八百里也右兩駝侍雪立終日飢不起一覺沙日黃
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跌其旁終夜不動
用斷梗架片氍其上而寢處於下煖勝肉屏且不起

心兵也右

面花子

本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迹太曆已前士太夫妻多妬悍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黥錢黥事見西陽雜俎

奇疾

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刺咱慶王因墜馬得三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臂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聶只兒乃也里可溫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頃間復生三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

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爲醫者隸焉

磨堦鞦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堦鞦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四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浮休閑日集

葛大哥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

捫其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證蓋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却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白詰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徧地翻掘內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除

萬柳堂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

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池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朵朵蹙紅羅乳燕雅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貧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醪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一輪來往如梭旣而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只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此詩集中無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爲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樹鳴

金石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攘忤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二月苗軍抄掠貨產又兩月屋燬于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姓輩請先壘汎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戛戛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栢樹頃間衆樹同聲和之丁二時

友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君實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吁誠異哉

松江官號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兵佩帶以防姦僞號之製作畫爲圓圈繞圈皆火燄圈之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間謠曰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紅軍府上坐一月城破悉如所言

割執

杭州赤山之陰曰蕭箕泉黃大癡所嘗結廬處其徒弟
沈生狎近側一女道姑同門有欲白之於師沈懼引
厨刀自割其執幾死衆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餘
不合偶問諸閹奴教以煨所割執搗粉酒服如其言
不數日而愈

題屏謝客

三寶柱字廷珪色目人頗以才學知名雖湛於酒色而
能練達吏事剛正有守爲浙省郎中日大書四句於
門屏之上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役論

通
耽

尤比于人易其意蓋以杜絕人之求請耳然亦隘矣
哉終不顯達而死于難

婚啓

至元間平原郡公趙氏與芮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齋
少保之女婚啓內一聯云休光薊北苟安公位之居
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儘有味

陶母碑

陶侃母得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村
散俗壤樂潰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太訓不
可登於偉望乃求師傳延葉茂終日迫子用不欲子

鄧客俄而車蓋載止餽饋並竭苟失其人子將不進
計畫始成確然獨斷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金刀既
止黥髮雲散怡然無咨嗟之色儼若待賓之具上恐
不足以顯恭下未可謂訓子顧其母激忿填膺寸晷
是學不迫于至以超聖人之域煥乎賢者之業且禮
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世道大喪其俗
已亂故婦人賢者得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獨明
當時爲入之父爲入之母觀斯行聞斯舉得不激厲
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
謂子幼而蒙穉不致精訓致悖大道亂人紀良可惜

哉銘曰髮也者爲養之具賓也者致教之英苟非異
禮孰能作世之程千載之下如陶之毋安可繼乎齊
英宗儀因讀唐皇甫持正先生湜文集見陶母碑不
覺淚數行下追惟先妣拳拳於教子真有陶母之志
是故今翰林承旨蛻菴張先生翥所撰墓銘有曰夫
家貧劬力紡績以給諸子無廢學之辭自顧不肖不
克勉于學以成令名罪莫大焉謹錄于此庶亦可以
自懼也

許文懿先生

婺州許白雲先生謙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

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畏既退明日出學行薦于朝有錄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二少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歿追謚文懿先生

謠言

後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爲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至於巨室有不待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者蓋惴惴焉惟恐

使命戾止不可逃也雖守土官吏與夫韃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曉經十餘日纔息自後有貴賤貧富長幼妍醜匹配之不齊者各生悔怨或失棄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訟于官或死于天此亦天下之大變從古未之聞也吳中僧祖伯號子庭者素稱滑稽口古絕句曰一封丹詔未爲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直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可謂深於命意者矣

獸醫

世以療馬者曰獸醫療牛者曰牛醫周禮天官冢宰篇
獸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
曰獸醫矣

想肉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爲上婦女
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
架上生灸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却以竹帚刷
去苦皮或乘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割作事件而淹
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剗其兩乳酷毒
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爲食之而使人想之

食人肉

也此與唐初朱粲以人爲糧置搗磨寨謂啖醉人如
食糟豚者無異固在所不足論唐張鷟朝野僉載云
武后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
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
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牆而逃以告縣令令詰之
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段成式西
陽雜俎云李廓在潁州獲次光賊七人前後殺人必
食其肉獄具廓問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
食不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寤者盧氏雜
說云唐張茂昭爲節鎮潁與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

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食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腥爭堪喫五代史云甚從蘭家世屠羊從蘭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趙思綰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三國志云吳將高覽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雞肋編云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軀暴以爲膳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庾詞謂

之饒把火婦人少女者名之不美羹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自爲兩脚羊趙興時賓退錄云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間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又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嗟夫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革間之流慘耳君子所不願聞者其薛震輩當天下宴安之日而又身爲顯宦豈無珍羞美膳足以厭其口腹顧乃喜啖人肉是雖不類而無人性者矣終至於誅斬竄逐而後已天

之報施不亦宜乎

王眉交

王眉叟

壽延

號溪月杭州人出家爲道士受知晉邸後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郡之開元宮浙省都事劉君時中致者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爲葬躬往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縣與已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忘然此事行之於異教中尤不易得

錢唐

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

理志亦有錢唐縣今唐字從土則誤矣蓋以錢易土及捐錢築塘等事皆傳會之辭自注世說者已然況後世乎

漱芳亭

道士張伯雨

雨

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真

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間聞宗師

全節

時爲嗣

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

其所恍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于中

真人終日不見伯雨深以爲憂意其出外迷失街道

也夢覺日已莫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

名宜作詩以贖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
里將身跳入仙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集賢嘗
所往來者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
助教養浩虞脩譔伯生和之他日伯雨往謁謝諸公
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雖答之或
不能詳末問能作幾家符篆曰不能先生曰某試書
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汗流浹背輒下拜
曰真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先生書必稱弟子
焉伯雨杭州人

食品有名

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河豚魚類也無鱗類常怒氣
滿腹形殊弗雅然味極佳煮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
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據其味真
是消得下死浙西惟江陰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時
必用羞祭品畢然後作羹而鄰里間互相餽送以為
禮腹中之脾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婦也豈乳亦異
於人耶顧千載而下乃使入道之不置如此則未差
之云國非偶然矣若鱮魚子名螳螂子及松江之上
海杭州之海寧人皆喜食螳螂螯名曰鸚哥鰓以有
極紅者似之故也二物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

矣按類編魚部引博雅云鯀鮪反之鮪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爲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爲鮪

火災

至正辛巳暮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理瓦台入城之在之日衣紅兒童謠曰火殃來矣至四月十九日杭州災燬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燒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災尤甚於先自昔所未有也數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實基於此

落水蘭亭

予嘗見落水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吳中分湖陸氏所藏而趙彞齋之物也彞齋宋宗室子諱孟堅字子固彞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成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於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舊藏後歸書川俞壽翁彞齋後從壽翁易得喜甚乘夜回櫂至昇山木風覆舟行李皆湮溺無餘彞齋立淺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于卷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陰府辯詞

李子昭者松江府提控察牘李宗慶子也側室刁氏有娠妻怒之箠撻苦楚晝夜不息數次自經與溺以省覺不得死竊自念曰我苦就辱亦必死耳等死何自求早死之爲幸因多食海蜆與冷水胎既落血上充心而身遂亡不數日鬼恠百出妻得奇疾宛若死者但只心曾微溫支體不僵其家就床褥作一竅任其便溺時以少飲納口中輒咽不與亦不言飢經三年餘形骸枯槁無復生理家人益厭之一夕忽詣舅姑所扣寢室戶舅姑曰汝惡得至此必爲鬼矣曰妾以復生實非鬼也願見舅姑具告所然舅姑驚恐呼家

人悉起取火燭之果此病軀及覘其臥榻已空始信之因問其詳曰妾爲亡婢訴冤攝至陰府即今嶽祠也命妾與婢對詞妾以汝懷孕時打罵則或有之然未嘗令汝吞藥損墮婢仇執甚堅妾不得白遂招承枷禁幽園中曰得小叔以餅餌粥飯之類相餽故不餒今復得送妾還入門弄其兒戲撻之一下兒哭遂推妾置竈上即若夢覺者但覺怠倦故勉強至此舅姑曰汝旣被禁何自得釋曰會上帝有敕故也急呼小郎妻問之曰適間兒子驚啼云夢見乃父擊其首小郎蓋提控之次子泰甫先爲其妹夫金可大所殺

者此婦至今強健與夫見寓府城西郭又復生兩子矣志怪古或多然漫書于此以爲世之妬婦勸

詩法

趙魏公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出處纔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姓名者

伯夷叔齊

莊綽雞肋編云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

否吾衍間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名台音初見孔業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伯夷叔齊似又是名非謚矣

女諫實印

淮海龔翠巖先生開寓吳門日一僧權道衡者頗聰慧識道理先生與之遊偶市肆弼漢印一顆權嘗酬價歸取鑑先生適見主人以實告遂用十五緡買之語諸女女曰太人乃亦奪人所好先生驚悟即持送權曰先生愛而收藏奚以贈曰在彼猶在此也權固辭曰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別吁若先生

者可謂善矣孰謂異端中有此哉然先生之女尤可敬也

吳江塔顛箭

吳江華嚴寺浮圖之顛望之一矢著其上斡羽宛然可辨相傳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乘快一發而中又買似道出督時祝矢自誓亦中焉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抄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太德庚子其寺主僧善信大修浮圖更其顛而新之視向二矢實圓鐵條二交貫橫亘蓋必昔人以示輔顛且以防鸛鵲之巢故耳傳者所謂大妄也且著此以祛後世之惑長樂

郭德基嘗有華嚴塔顛辨疑行於時蓋郭嘗官此州目擊其非

素領

項後白髮曰素領漢馮唐白首爲郎官素髮垂領

輟耕錄卷第九

輟耕錄卷第十

御史五常

周景遠先生馳名能文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
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
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呼
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
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主張
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爲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爲
御史不可滅入理吏赧服而退

官倉入粟

今官府收歛秋糧之際比先消吉啓倉於青龍方敖房
入粟六石六斗六升六合以應旨蓋國家初無定制
不知各處何以一皆如此予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
之意耳

食物相反

凡食河豚者一曰內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荊芥蓋與此
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在江陰時親見一
儒者因此喪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脹死嘗水寢
試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
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

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
各等分同搗粉水調灌大妙

先輩諧謔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生密以
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
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
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
方爲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

馬判

馮公士啓

夢弼

嘗言爲八番雲南宣慰司令史日嘗因

公差抵一站日已莫矣站吏告曰今夜馬判上岸麻線須暫停驛程以避之問其故閉目握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馬行數十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所謂烏刺赤者下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為亦閉目握手弗答於是下馬祝之曰某許昌人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口鼻既而各上馬比曙抵前站站吏驚曰是何麻線太膽若是耶公問此為何物始敢言曰馬蟻精也麻線方言曰官人烏刺赤站之牧馬者公官至禮部尚書

字訓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多也

丘真人

太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生而聰敏有目者相之曰此子當為神仙宗伯太定丙戌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依道者修真丁亥謁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嘉於海寧請為弟子戊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太

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已卯居萊州時
魯齊入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
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持一手詔致聘十一月至隱所
詔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
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
豎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
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
載之中成太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
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
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

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
剗舟剗穉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
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
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賔窮理道冲德著
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
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
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
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
懸濶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
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

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庚辰正月北行二月至燕欲候駕回朝謁仲祿令從官曷刺馳奏真人進表陳情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

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忽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蓋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瀕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已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爲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

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
顏色樵頓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兒年三月日奏十
月曷刺回復奉勅旨曰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省
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
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久違兩
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
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
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
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單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
背實力率之故然又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

揚威德畧駐軍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
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
而成道顧川途之雖濶瞻九杖以非遥爰答來章可
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
一月至邪迷思干城壬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
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舍館定入見上勞曰他國徵
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
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之約曰問道以回紇叛親征
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太略答
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向無爲清淨之理上

說命左史書諸策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太宗師
掌營天下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極宮
丁亥五月特改太極爲長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
八十至元己巳正旨詔贈五祖七真徽號而曰長春
演道主教真人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游記風雲
慶會錄七真年譜等書初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
日丁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冀一言以爲福既
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拄杖於窓戶牆壁上
頗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矣
完而必毀理執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今

毀矣爾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爾子子
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吁真人真
知道哉

南池鼃

宋李城信州掘土處爲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
旁可居舊爲里人屋歸附後達魯花赤滅徹據有其
地每春夏之交群蠅聒耳寢食不安會三十八代天
師張廣微與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瓦
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蠅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鴈子

漢書太液池中鳬雛鴈子布滿充積用鴈子甚佳王維詩蘆筍穿荷葉菱花骨鴈兒又新

趨辦官錢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誣實戶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爲償府判王某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無可爲計則命小舟載之求食於西湖以贖納官鬼妾鬼馬不肖輩群趨焉鮮于伯幾先生樞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漿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船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

短匆匆去鴛鴦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孫有爲娼者天之報施一何捷也

鼎作牛鳴

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寶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烈帝廟以上休咎一歲籤詞有白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以爲意家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齎金購得之比舊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斬黃將由義興

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爇亦在
刻既入窖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
後遭發掘獨此爇獲存

鑿糟

俗語以不潔爲鑿糟按霍去病傳鑿皋蘭下注以世俗
謂盡死殺人爲鑿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越民考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
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諧謔各人士多與之遊至正
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

天下雲擾所在悉痛瘵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
乙未秋杭破端即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苗
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覘視虛實又將流毒
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
却府架閣照磨陳修家妻妾幾被汚君激怒填膺指
揮吏兵收之郡民謹呼從事苗遂盡死後完者聞越
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
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統
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
字爲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

所往來者擊鮮飲醲酣咏嘯以爲娛樂雖戶外上官至不少延納永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諸參謀爲幕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情禍吏爲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擾害有訴於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齪惟以鈎距致財爲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他拜頗聞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占永

安張某萬戶闔塔思不花王哈刺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鬪既不利駐軍東關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鐵槌搗殺之初甚秘守闔軍自相謂無已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參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臥病方飲藥得少汗尚昏潰困頓左右扶翼援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鬪十數合破陣陷堅

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督官我尚何生爲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屠其二營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爲隊官陳某所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中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唾其面且罵曰瞎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中冀中殺之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儉邪使國家之柱石隕于無辜我之復讐明太義也殺我主將者旣已斬之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尚何言尚何言繼

書百禮力表

而軍民爲君持服爲社以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効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矢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栝椀紅光燭天墜鎮粵門化爲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戰逆德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夫子必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蒼子路行三軍之間夫邁車古思受任之初殊有古賢縣令之風一握兵柄志滿意得酣觴廢事輕謀首亂不旋踵而身首異處蓋亦平昔越已之過有以釀成此禍與微

中則老母稚子亦皆几上之肉耳原其忠君愛民之心
肅然與日星相昭明者則無可議也拜住爲國太
臣坐鎮四省百官庶司孰不聽令邁之不奉臺檄擅
興師旅明問其罪黜之可也斬之可也而乃陰結小
醜作爲此態是盜殺之非公論矣民心之所以不服
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祿而當國步艱難之日既
不思消埃補報之道又不責自己貪饕之非反以謀
害患良爲先務謂之無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
戮辱實自取之尚復可憐哉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
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
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
淨宅之法

不中用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
能爲役杜預注不中爲之役使

國字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聲韻自太小篆分隸
真草以至於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

曰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公嚶嚶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可侯此喉音也字爲首先先生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服

水畜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此二字亦奇

纏足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咏纏足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窈窕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

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宵娘以帛繞脚
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鞵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
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宵娘作也
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札脚自五代以
來方爲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
人相效以不爲者爲耻也

溺水不躍

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
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媼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
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冠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污之三

玉給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
躍以長竿絡釣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躍寇退三玉
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押之不去移
舟溯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其女也夫
三玉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
如此

鎖陽

韃靼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父之發起如笋
上豐下儉鱗甲櫛比筋脉連絡其形絕類男陰名曰
鎖陽即肉從容之類或謂里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

陰氣勃然怒長土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曬乾以充藥貨功力百倍於從容也

輓各論三卦

淮南潘子素純嘗作輓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而得顯爵者雖曰資三時之諛浪調笑不為無補於名教卦辭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于輓輓象曰傳于輓輓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

輓輓厲無咎象曰終日輓輓雖危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椰榆之象曰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又謂自宋末即有非潘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衛作各卦爻配之曰各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為彖曰各鄙嗇也利居閒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為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於周急悔亡無攸利象曰吝於周急不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太恩

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
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
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太四太吝君子吉小
人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無尤也吝於小人雖不
有言終有悔也太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
朋來吝於酒食弗克歡無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
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
其類也吝於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而無咎也小
九居其家不吝於內吝於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
妄自尊也不吝於內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成

也近扶風馬文璧琬又作編卦曰編貞亨初吉終凶
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彖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
言編或庶幾也終凶編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
也不利於君子入於邪也象曰麗口掉舌編君子以
求名于祿初九編于同朋無咎象曰同朋于編又誰
咎也太九二略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
六三來其編酒食用享象曰來其編民取則也享其
酒食以崇功也太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用獲南金
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太九五君子終日高編王用
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編受徵不羞

也終歲弗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
編不包四方欲殺之象曰莽編衆怒殺之何過也右
三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因併錄之

六鳥蟹戶

廣東采珠之人懸絙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
船上人挈出之葬于鼃鼃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
司名曰鳥蟹戶蟹音但仁宗登極特旨故免時敬公
戴卿爲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俾該管掾史立案令廣
東帥府抄真鳥蟹戶一一籍貫姓名置冊申解他省
官曰中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乃申明嘗

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見
之明

重臺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
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
爲卿注云日中爲王食時爲公平且爲卿雞鳴爲士
夜半爲皂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
日昃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又昭
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太
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

至車今豈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日子

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重臺

輟耕錄卷第十

